

作家专栏

纸上时光

□ 季振华

秋意

窗前的梧桐树窸窣有声
穿过枝叶的轻风
带来一丝丝轻寒
屋里和窗外,越发静了
在那静里,仿佛有些什么在悄悄沉淀
有些什么在渐渐趋近
天空高旷清朗了许多
似乎要为什么腾出更多的空间
还是很淡的,但秋意是已然有了
只是,很难说它在哪里
或者说它不在哪里

秋虫叫了

一夜间,秋虫叫了
蟋蟀、油葫芦、纺织娘、金铃子
它们叫声凄厉、急促
在树丛、草棵、瓜棚里叫
在砖石间、墙缝里叫
它们很近,在我跟前叫
又很远,在十年、二十后
泥土下我的身体里叫

深情

天气一点点冷下来
是让我慢慢适应越来越冷的日子
这也是一种暖意
人们一个个离去
是让我慢慢适应越来越深的孤独
这也是一种慈悲
时光一天天流逝
是让我慢慢适应越来越老的余生
这也是一种深情

瀛洲公园

环湖小道上没人
湖畔凉亭里没人
箭竹园里也没人
找人似的,走了一圈
整个公园的清寂
慢慢漫进心里
有三两个工人种花
只在意手下的花草
不由兴味索然
我不是为了看人,才来公园
离去,却是因为没人

我的生活

房子住久了
发现越住越大
一件衣服穿久了
感到越穿越舒服
一个物件用惯了
我好像只能这样生活
也庆幸能这样生活

苍茫辞

看着那些兴高采烈的脸
为什么我会看见落寞的神色
看着那些匆匆奔走的人
为什么我会看见两手空空
看着那些握住不放的手
为什么我会看见不再相逢
看着那些年轻的生命
为什么我会看见暮年蹒跚
看着我一生走过的地方
为什么会看见人世苍茫

缅怀

常说,相见不如怀念
怀念,不如相忘
江湖里的水
每一滴,都各怀波涛
活着就诀别的人
远多于死别的人
每一个远去的背影里
都有一颗渐渐变冷的心
对于这凉薄的人世
我也不说什么了
只愿守住最后的深情
把更多的缅怀,留给自己

最后的好牌

不怕老去
怕得是老去艰难
如动物,如植物
这是我最后的期待了

希望最后一程,获得好运
安然睡去不再醒来
或捧着饭碗突然撒手
或在说笑间溘然而逝
一生不断抓牌
抓到的,总是不三不四
但愿最后抓到一张好牌

遗憾

一头黑发变成秃顶
嘴里只剩下几颗门牙
这是我不能抗拒的,我不遗憾
固执冲动变得顺从
变得不再随便说话
这是我愿意的,我不遗憾
对拥有的都心存敬惜
若是失去,也顺其自然
这是我想开了,我不遗憾
唯一遗憾的是
再也不会脸红、羞怯
什么都不会拒绝

很小的爱

我走动的范围越来越小
方圆不过三里五里
人间广大,我爱不过来
把我所有的爱集合起来
也刚够爱这么一点地方
甚至还要小一点
爱这么一条路,这条路上的一间房
这间房里的一盏灯火
爱这么一棵树,这棵树上的一根树枝
这根树枝上的一朵花
放在很小的地方很小的事物上
我才会觉得我的爱
有足够的充裕和丰盛

害怕的事

我有许多害怕
怕失眠,也怕睡去不再醒来
怕人们漠视,也怕对我太好
怕人情往来,也怕门可罗雀
怕见不到想念的人
也怕相逢不再相识
怕没有故旧的音讯
也怕得到他们的消息
怕忘了别人的恩惠

也怕忘了对别人的伤害
怕对人间爱得不够
也怕爱得太深
怕没有来世
也怕我的来世还是这样

回忆

喜欢回忆,又怕回忆
不怕重温贫穷憋屈
怕得是哪年、哪天、哪里
我的一个眼神、一句话
给谁带来过伤害
那样的事,一定会有
不然,怎会常怀愧疚
夜里总是辗转反侧
许多年了,人世或已宽恕了我
可我却还是放不过自己
不时把自己拉出来
让自己认罪

最好的意思

上街买菜,回家做饭
午后小睡,醒后散步
晚上看看电视,然后洗洗休息
每天如此,无限重复
老妻问我: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意思
我说:这就是晚年啊
每天如此,才是安度
若有变化,多为不好之事
在不好之事发生之前
没有意思,就是最好的意思

脸

我的面相比我年龄更老
常被人误认为我是家里老大
终于喜欢上这张脸
是在父母故世以后
它越来越像好强的父亲
也日益酷似宽厚的母亲
知趣、知耻,不失自尊的神情
都承袭了父母的原创版本
脸皮虽薄,却经得起风霜
每天早上,我认真漱洗后
通过镜子里的这张脸
凝望父母,向他们保证
在我屈指可数的余生日子里
努力珍惜他们给我的脸面

笔走心缘

铅笔画里见真情

□ 郭树清

我收藏的一套著名崇明籍画家茅雨亭绘画的《新编铅笔画》全六册,是茅雨亭的学生邱振培送我的。该画册由著名漫画大师丰子恺校订,著名书画篆刻家钱君匋发行,万叶书店出版,分别是民国37年(1948年)6月初版、民国37年8月再版的中小學生通用教材。

《新编铅笔画》一书的内容包括:静物、风景、飞禽、走兽、人像等。当年该书一经问世,在书画界产生广泛影响,并给予高度评价和赞誉。著名书画篆刻家钱君匋特聘茅雨亭为图书插画撰稿人;著名油画大师颜文梁称他是一位难得的铅笔画艺术家。

茅雨亭(1912—2004)又名松筠,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曾任崇明民本中学、立德中学、北堡中学、崇明师范的美术老师及北堡中学教导主任。他是土生土长的竖新镇人,书画是他儿童时期的久远梦想,也是他毕生追求的不灭情怀。青年时期的他,踌躇满志带着梦想和憧憬,师从我国现代著名漫画家、散文家、音乐教育家、翻译家、文学大师丰子恺,并时刻牢记老师的“踏踏实实作画,堂堂正正做人”的教诲。名师出高徒,高起点的专业而系统的绘画训练和艺术思想熏陶,加之自己的兴趣、志向、勤奋和钻研,使其较全面地掌握了一手扎实、过硬的绘画技艺,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而鲜明的绘画风格。

功夫不负有心人。学业有成的茅雨亭回崇明后,多年来在多家学校的教学中,每天挥毫作画,虽辛苦却乐此不疲。在此期间,他还与外界文人墨客交往甚广,切磋技艺,开阔视野,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作品,以使他的书画技艺得以充分发挥,在书画艺术的理念上也有了质的飞跃。早年在上海租界开办了“松筠工艺社”,后来,又在崇明文化馆举办了茅雨亭画展,开创了该馆的画展先河。2000年前后,崇明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教育频道对茅雨亭的书画作过专题报道,给观众留下深深的印象。

同时,茅雨亭为进一步拓展自己的艺术领域,他还刻苦钻研英语、音乐、油画等多门艺术,终于如愿成为一名集诗书画印、吹拉弹唱于一身的全能民间艺术家。

在给学生教授过程中,作为美术老师的茅雨亭,不为名利,不计报酬,甚至常常自掏腰包资助贫困学子,默默无闻耐心细致地将绘画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解惑,在崇明岛上培养了无数名手高徒。如今,他的高徒们遍布大江南北,无论身在何处,都会想起曾经的恩师,梦回曾经的校园。

纵观茅雨亭的《新编铅笔画》给人带来赏心悦目、春风化雨般的文化浸润,为书画界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



《立冬》(篆刻) 曾放



《立冬·迎霜柿殷》(油画) 陈健

纵横交错,遍布整片旷野,田埂还有水面晶莹的反光;手中的是过去、此刻与未来,是独特的时间体验赋予我们的宝贵财富,充实我们的囊橐;头顶的是深邃的星空,是探寻、思索与遐想,是过往一年的结晶、也是今人的拾遗与发掘。这里的人们,永远在空洞中迷

茫,也在自由中学会选择;他们从不是在竞争中成长,但从这片热土上走出去的人总能拥有一番天地;他们不曾怀疑生命的意义,这里独有的时间教会他们,生命本身即是意义。

走入旷野的人们总会记得,前路漫漫,答案在故土的秋风里。

心香一束

响咽忆

□ 高翔

静谧的初秋午后,桂香袭人,难不亿起在响咽村度过的日月晨昏。

在响咽村的时光,有和长辈们的共处、亦有与玩伴的嬉闹,但更多的是独处,默默观察着这片村落的一切流转与起伏。像是置身于世外孤原,我在这所做的一切都是孤独的、更是自由的,似乎难以在世界的大流中激起一朵浪花,却不会沾染一滴浊水。该做些什么呢?在喧嚣的闹市中或许答案唾手可得,然而在这片土地却成了难题。在乡间的风中、在旷野的深绿中、在耳畔久违的无声中,寻找答案。细闻禽唤鸟啼,拂过堤畔时绿时枯的藤蔓,时间变慢了。这里的时间与外面的世界是不同的,它流逝得慢,慢到你 can 把握住每一个瞬息,它又走得很快,常常一整个午后只够你用心去做一件事:我记不清曾有过多少个细看一部电影的下午、读一整日书的雨天和用沉睡填满的阴天。

我曾在这里见过一些儿时不太理解的仪式和礼节:这是我后来了解到的风俗习惯,它不如传统文化一般宏大深远,但它早已成为一种不可或缺;我曾听说一些旧事,也曾见过一些悠闲松散、稀松平常的场景:一屋的人闲坐谈天,半日如此。这些场景在我眼前挥之不去,在我的记忆里长久如此,想来在上一代人的眼中也相差无几,那么它从

来如此、当下又如此。如此而言,这里的时间是一个闭环的圆。时间仿佛变得毫无意义,但它当然不会是一成不变。据说这里的屋舍曾经不是当下所见,这里的路变得更短,过去的生活无法欣然回味、也已然成为回忆。这片土地承载了一代代人的日常、记录了这片村庄的命运,也见证过时代的变迁。由此说来,这里的时间又是一条贯通的线,是涓流不辍的溪水。

答案就在这条溪水里吧?当你顺着武陵人走过的溪水,溯源而行,发觉尽头的桃花源罔存,只得再度步入奔腾的河流时,或许回想自由闲适的生活,会有所慨叹,叹其美而不可久得;也会对其有所抗拒,以此作为投身快节奏生活的宽慰;倘若再淌过那条溪水,乃至会有一种负罪感,自悔过于清闲之不该。现代人们的生活总要求向上发展,那样一条缓缓而流的溪,那样一种闭环而为的时间线条,实在常常难以容身。

然而闭目遐思,便发觉心中始终有那片旷野:田地广袤,四季相守,于晨于夜皆予人一种开阔与宁静;屋舍相接,却无一丝紧凑与呆板;兰月的烈日与蝉鸣、腊月窗外的寒霜和屋内的热气;深不可测的夜空,遐想中的地球之上的变幻与宇宙之外的莫测。

于是答案渐渐模糊,也不再重要,面前的是路,是千千万万条路,这些路